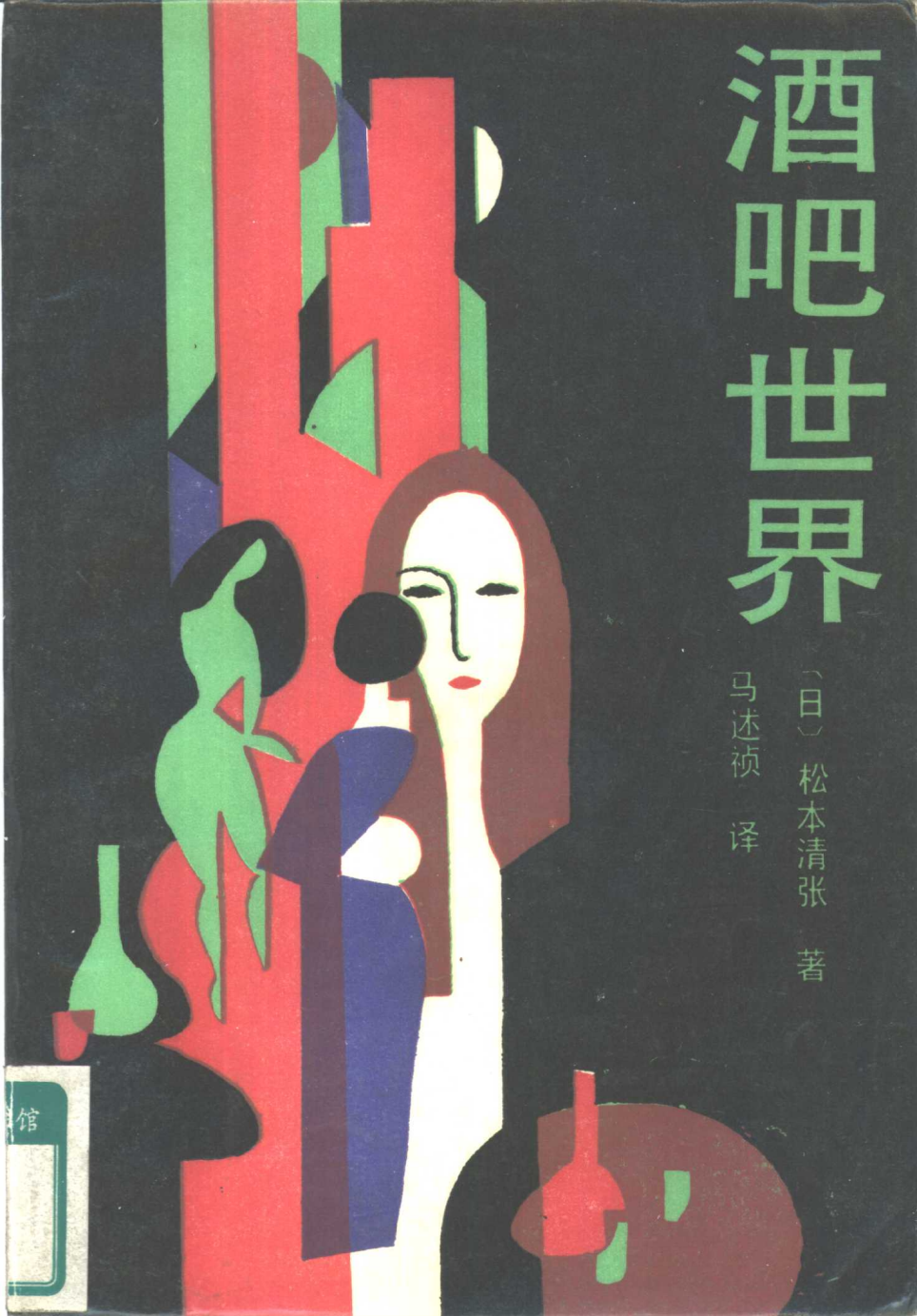


酒吧世界

〔日〕松本清张 著

马述祯 译



酒吧世界

〔日〕松本清张著

马述祯译



松本清张
黑革の手帖

根据日本新潮社1984年版译出

酒吧世界
〔日〕松本清张
马达赉译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30号)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19 插页2 字数382000
1987年7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
印数1-17600

ISBN7-5306-0050-8/1·50 定价: 3.80元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日本著名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的新作。它以东京银座的酒吧世界为背景，以酒吧老板娘原口元子刺探隐私，侵吞存款，暴发致富，敲诈发财，但最终美梦破灭、险些身亡为故事主线，刻画出日本政界、财界、文教界中一系列人物的生动形象，描绘出他们为了金钱、地位、情欲而勾心斗角、相互残杀的一幅幅活生生的图景。透过酒吧这个窗口，读者可以窥见当代日本社会的某些本质。

目 录

- 一 春枝小姐的隐私..... 1
- 二 茶馆密谈..... 14
- 三 取名浪漫的酒吧..... 34
- 四 槲林医院里的女探..... 67
- 五 煽起情敌的妒火..... 96
- 六 堕胎王国里的暴发户..... 124
- 七 色相诱惑..... 144
- 八 女性的胜利..... 164
- 九 酒吧风波..... 184
- 十 甜蜜的风流约会..... 208
- 十一 金钱编织的关系网..... 245
- 十二 替身..... 266
- 十三 968号房间里的替身..... 299
- 十四 向导路上的热恋..... 322
- 十五 秘密调查..... 343
- 十六 金钱对爱情的亵渎..... 374

十七	恐怖的信荣大楼	391
十八	迫使色鬼打白旗	413
十九	汹涌波涛中的一叶扁舟	445
二十	落入圈套	474
二十一	Y饭店旧地重会	501
二十二	乞求	539
二十三	手术室里的绝命惨叫	559
	译后记	600

一 春枝小姐的隐私

东京银座大街两旁绿树成荫，沿这条大街通向土桥附近的一个小巷里，有很多酒吧大楼，烛台俱乐部就在其中的一栋上面。大楼从第一到第五层挂满了酒吧或俱乐部的字号。

烛台俱乐部的女主人叫岩村睿子，她个头挺高，绝对谈不上漂亮，却干脆利索，颇有魅力。岩村睿子约有三十四、五岁，鼻尖微微上翘，头脑灵活。她开店十多年了，在沉浮莫测的银座大街上，称得上是才能超群的经营女魁。她在店内雇用了三十多个女服务员，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员流动相当频繁。

十一月的一个晚上，三个画家正在烛台俱乐部聚会。

有一个脸型瘦小的女招待在对面的座位上服侍。她身穿小碎花衣服，肩膀瘦削，身材细长，从画家的位置看上去，她的年龄约有三十二、三岁。

“那个女子是新来的吧？”

“对，她叫春枝。”

这时，一个叫千鹤子的女招待正好和画家A的视线相交。接着，她又补充道：

“半个月前来的。”

透过弥漫的烟雾，画家不时若无其事似地观察着，春枝的动作似乎还很生硬，其他女招待都是满不在乎地和客人戏耍，而春枝却象一根木棒一样坐着不动，满脸堆着讨好的笑容。

画家的桌前是店内的通路，春枝往来此道，走路的身姿和脚步都不自然，在客人面前低着头走，悄无声息。一望而知，春枝在酒吧间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外行。

借着通路上的间接灯光，隐约打量春枝的侧脸，她的前额有些宽大，眼睛细小，腮颊凹陷处是一片黑影，由于瘦削，体型比较苗条，身上的小碎花衣服也很合体，腰间紧束着和服带子，胸部不丰满。当她坐在桌旁，整个面目就清楚地呈现在地灯的照射之下了，前额宽阔，颧骨突出，实在算不上是一张有魅力的漂亮脸庞。

客人们也可能因为不熟悉，也不怎么理会她，只和周围的年轻女子说笑。春枝和其他女子相比，年龄的差距，对酒吧间生活的陌生，表现得愈加明显。

但是，客人和年轻姑娘的调情场面，春枝却盯住不放，这一点引起了画家的兴趣。

女主人睿子从另一张桌子走过来，高大的身体直停在画家A的身边。

“看来，那位春枝小姐，是您的朋友喽！”

说话间，画家A又问。

“是啊。”

女店主睁大眼睛看着春枝，轻轻地应了一声。

“是过去的同事？”

“哪里，不是。”

女店主播摇头又说：

“她纯纯粹粹是个外行呀！”

“噢，怪不得啦！”

“从外表能看出来吧？”

“是呀，看出来啦。这么说来，是小时候的朋友啦？”

画家的眼睛一直没放过春枝，她对客人仍然不开口，只是用微笑来应酬。

“也不是！我们在高中时代是同学。”

睿子怕周围的女子听见，小声音说。

“噢，原来是这样！那你们至今还有往来吗？”

“我们不是一直来往的，两个月前，她突然来找我，要求到这个店里来工作。”

“怎么？莫非她是寡妇？”

画家A的头脑里马上浮现出一个死了丈夫、抱着孩子的女人形象。

“你想到哪儿去啦！她还是独身呐。”

“唔。”

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还不成家，现在又要求到酒吧来工作，大概是被男人抛弃了吧！画家A瞟了春枝一眼，在

心里暗暗猜测。

“实际上，春枝白天在另外一个地方工作，她已经在那里工作十五年多了，一出校门就在那里工作。”

画家的猜测又错了。

“唔，长期有固定工作，现在又要到酒吧间来加夜班，抓外快……啊，明白啦，这个女人一定是有个年轻的恋人需要她照顾，是不是？”

听到画家A的话，一块饮酒的伙伴和周围的女招待，都含蓄地笑了。

“好象也不对！”

“嗯？那么，究竟是……”

“春枝小姐也想干酒吧生意，她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学习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。”画家A恍然大悟。

刚才春枝小姐那生硬的动作，和那热心关注女招待应酬客人的神态，都说明她是一个对酒吧工作没有经验的人，是为了自己开办酒吧而来学习的。画家想到这里，又把目光转向春枝。

“这么说，春枝小姐是要辞掉那份干了十五年的白天职业了？”

“没错！女人嘛，在那种地方就是干几十年，也没有出头之日。”

“那倒是。妇女在工作单位，和男子相比，待遇总是不合理。那么，春枝小姐到底在哪儿工作？”

“那我不能说，人家还在那里工作嘛。不过，是个正经的地方。”

“是吗？既然是那样，为什么还要从那种好地方，转到酒吧行业上哪？这真不可思议，看来她一定有后台，有人出钱支持她。”

“不！听说没有那样的人，她要靠自己的力量开设酒吧间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画家嘴上问着，心想也不过就是在新开辟的街道上。

“就在银座街。”

画家A听了女主人的回答，感到很意外。

“那可需要大量的资金吧？如果按她所说的没有人出钱支持，那肯定她自己有相当多的存款。或者，也可能是有钱的伯父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。”

“不太清楚。不过，都说是开店，可是店和店却不一样，要看店的规模大小。租一块小地方开办一个能够容纳二十多名客人的柜台式简易酒吧，既不雇用酒保，又不设女招待，那就不用不了多少钱。”

“那么，这位对酒吧一无所知的春枝小姐，难道要自己一个人手摇震动器陪奉客人吗？”

“一般在小规模酒吧里，客人是不会有过分要求的，就是外行，看看学学，天长日久，搅拌酒之类的工作，是可以学会的。我的店里就有二、三个女招待，她们已经自己开办起这类小酒吧了。”

说话间，又有三个客人结伴来到店里，为首的一位身体相当魁梧，约有五十岁。酒吧经理和男侍立即给他们准备座位。这个店里一向客人很多，新来的客人靠近春枝，坐在画家斜对面的座位上。原来的客人都凑进里面的一个角落里了。

女主人睿子也不由得撇开画家，朝那位花白头发的胖绅士跟前走去，极力装出一副和蔼可亲的表情，恭恭敬敬地向胖绅士问好。其他桌席上的四、五个女招待，在经理的示意下，也都朝这张桌子集中过来，嘴里都忙不迭地喊着：“先生好！先生好！”

“那位被称作先生的人是谁？”

画家A朝身边的千鹤子消声问。

“他是楢林先生，妇产科医院的院长。”

“过去怎么没见过？最近才常到这里来的吗？”

“大概是三个月以前开始的吧。”

红光满面的客人摘下眼镜，一边用手巾擦着鼻翼两侧，一面向经理选订酒菜。同时，又叫周围的女招待把他们各自喜欢的饮料端上来。

“这客人的派头不小呀！”

“是呀，很阔气。”

“噢！怪不得女主人立即就去接待他了。”

“咱们哪里比得上人家拿听诊器的？”

对于医生享受的特殊税收制度，画家一直耿耿于怀，此刻不禁脱口而出，不无对世态炎凉的讥讽和发泄。

“走吧！”

十点了，是画家回去的时候了。

千鹤子和敏惠出来送客，身穿细碎纹和服的春枝跟在她们后面。可能是因为他们一直谈论春枝，所以，女主人特意安排她来送客的吧。

画家A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回走两、三步，笑着和春枝搭讪：

“你的事，我从女主人那里听说了。”

“我叫春枝，请多关照。”

她笑容可掬，谦恭地鞠躬施礼。双方相隔很近，电灯当头，她那平常的长相一览无遗。她那待人的谦恭礼仪，也那么生硬。女店主说，她在白天干着正经的职业，如果从举止上判断，她很象是某个机关或钢铁公司里的办事员。

一个月后的一天上午，画家A有事到千叶县的富津去拜访一位朋友。这位朋友是版画家，住在富津。午饭的时候，两人边吃边聊了一小时左右。临分手时，版画家说要去千叶银行办事，便开着自己的车顺路把画家A送到千叶车站去。

路上，车辆拥挤，行速很慢，驶进千叶市内的时候，已经是两点四十五分了。

“真糟糕！若是把你送到车站再回来，银行就关门了。很抱歉，只好先去银行了，你看好吗？”

B君作为版画家早就名声在外了，他的作品也卖很高的价钱，所以，他在银行里的地位，也和普通画家不一样。

“好，我并不着急回去。”

版画家把车驶到银行旁边的停车场。这是一幢三层的白色楼房，正面雕刻着银行的名称——东林银行千叶支行。

从这栋楼房的正面一进门，就是一道隔离顾客的长柜台，里面约有二十名左右的男女职员在工作。墙上的大挂钟，时针指着二点五十分。顾客很多，有的站在柜台前面，有的坐在鲜花旁边的沙发上。版画家朝柜台前走去。画家A坐在沙发上，借等B的功夫四处打量着。他是初次来到这个银行。

所有的银行都这样，最里面有一张大桌子，支行行长面朝外坐在中间，副行长坐在他旁边。现金出纳的窗口，年轻的女办事员成排而坐。她们身穿驼绒色的连衣裙，领口和袖口镶着胭脂色的花边，腰间系着黑色的细腰带。职员们在肃静的气氛中，动作十分麻利，那娴熟而有节奏的动作，令人赏心悦目。

再往窗口里一点儿，有一排桌子，画家A从窗口往那里一瞧，不觉睁大眼睛一愣。他发现其中一张桌位上朝侧面而坐的那个女职员，酷似一个月前在烛台俱乐部见到的那位春枝小姐。

那个女职员前的桌面上堆着一些帐簿和单据，她在一

边书写，一边盖图章。画家揉了揉眼睛，仔细地看了又看，不论是她的侧脸轮廓，还是姿势，和一个月前坐在酒吧桌旁的那个春枝完全一样，只不过她现在也和其他女职员那样，穿着驼绒色的银行制服。如果换上那身藏青地，上面印满了红、白、黄等各色细碎的小花纹的和服，岂不是春枝坐在那里。

画家A坐在那里继续观察那个女职员，她那宽阔的前额，突出的颧骨，瘦削的肩膀，及其一举一动，没有错，都和 在烛台见到的那个春枝一样。从长相看，她的年龄比在烛台见到时，稍显大一些。不过，在烛台是夜晚，在这里是白天，这种年龄上的差别感，可能就是夜晚和白天在视力上造成的错觉吧。

女职员面朝一侧、聚精会神地工作，没有注意画家在看她。画家看得出神，忽然想起了烛台俱乐部女店主睿子说过的话：“春枝白天有正经工作。”这会儿，画家才明白，所谓正经工作，原来就是这个银行！

画家从而进一步推断，这个女子白天是千叶银行的职员，夜晚是银座俱乐部的女招待，一仆二主，身兼双职哩！不过，她在夜间干的事，这个银行里的其他职员不一定知道吧。“春枝”是她在烛台俱乐部用的名字，不一定是她的真名。再说，她夜间到俱乐部当女招待的目的，不是为了业余收入而去业余劳动，她的计划是准备开一家酒吧店，自己当老板。她到烛台俱乐部去劳动，只有一个半月，所以，这个银行的其他职员们还没有发现她的新计划

和新的行动吧。她的计划一旦实现，开起了酒吧店，她就不可能同时兼任两种职业了，可能会辞掉银行的工作。

版画家从柜台那边返回来，画家A用眼神示意他悄悄朝春枝的方向看了看。

“怎么回事？那个女职员怎么啦？”

两位画家走到停车场乘上了汽车后，版画家朝画家A问。

“我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女的，她在这个银行工作很长时间了吗？”

“噢，你说的是原口小姐呀，是的，她在这个银行工作很多年了，大约有十五、六年了吧，可以说是老手啦！她担负存款工作，大部分顾客都和她有接触，时间长了，也信任她，佩服她手头麻利，精明能干。象她这样熟练的老手，不论哪里的银行支行，都要有一、二个……怎么？原口小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

“不，我只是看她眼熟才随便问问的。你说的原口是她的姓吧！她的名字叫什么？”

“好象是叫原口元子吧！”

果然不差，“春枝”这个名字还是她在烛台的别称呀！

“原口小姐结婚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听说她还是独身。有些女子只知热衷于工作，连青春期都错过了。她就是其中的一个。噢？你对她还很热心嘛！”

“有件事我正纳闷……你可别告诉她我问过这些呀！”

“那还用说吗？”

版画家的目光在画家A的脸上瞟了一眼。

半个月后，版画家从富津给画家A打来电话。谈完主要的事，又说：

“顺便告诉你另一件事，今天，我到千叶的东林银行去了，上一次你问的那位原口元子小姐，两周以前，从银行里辞职了。”

“啊？真的吗？”

画家A的语调显得有些惊讶。

“怎么，你以前就认识原口元子小姐吗？”

版画家追问道。

“不，没有的事。我前些日子在什么地方看到一个人很象她，所以，想问问你。”

其实，画家A早就估计到，原口元子小姐总有一天要辞掉银行的工作，一个人白天和夜间兼任两种职业，不可能长期坚持下去。

那么，原口小姐要开酒吧当老板的事，银行方面到底知不知道呢？画家A好奇心大增，便继续探问道：

“那个女子在银行的工龄很长了，她的辞职是不是为了结婚？”

“我早就在银行里认识她，所以，她离开银行以后，我在窗口上对年轻的女职员也提出过你问的这类问题，想